

# 从早期北京话材料看语气词 “呢”和“哪”的关系\*

陈颖 郭锐

**提要** 学界对语气词“呢”和“哪”的关系有合音说、弱化说和强化说等不同观点。考察早期北京话材料，可以看到北京话中的“呢”经历了语音弱化过程：ni—na—nə。从ni到na，表持续、确认语气的“呢c”比表疑问、停顿语气的“呢q”先发生；从na到nə，“呢q”比“呢c”先发生。当弱化为na时，就记写为“哪”。所以“哪na”只是“呢ni”弱化过程中的次强形式。早期北京话“呢”的不同语音形式，在其他方言中能找到平行的类型。

**关键词** 早期北京话 语音弱化 次强形式

## 1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语气词“哪”<sup>①</sup>和“呢”是无关的两个词：

哪：·na[助]“啊”受前一字韵尾-n的影响而发生的音变：  
谢谢您~ | 你得留神~! | 同志们加油干~!

呢：·ne[助] ①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多为对举)：如  
今~，可比往年强多了 | 喜欢~，就买下；不喜欢~，就别买。

②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她在井边打

---

收稿日期：2017-11-20；定稿日期：2018-3-29；通讯作者：陈颖。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共同语历史研究”(18JJD740001)资助。

水~ | 别走了, 外面下着雨~ | 老张, 门外有人找你~。③用在陈述句的末尾, 表示确认事实, 使对方信服(多含夸张的语气): 收获不小~ | 晚场电影八点才开~ | 远得很, 有两三千里地~ | 这个药灵得很~, 敷上就不疼了。④用在疑问句(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的末尾, 表示提醒和深究的语气: 这个道理在哪儿~? | 你学提琴~, 还是学钢琴~? | 你们劳动力够不够~? | 人~? 都到哪儿去了? | 他们都有任务了, 我~?

但陆志韦(1956: 194—197)列出“呢”只能读ni(阴平):“你为什么不去呢?”“哪”却既可读na(阴平):“我不要, 你哪? 我还没吃饭哪!”, 也可读ne(轻声):“你哪, 也不成。我且不去哪!”

而在实际语料中, 语气词“哪”也有“呢”的用法, 如:

(1)a. 她只撇了撇嘴:“买车也得悠停着来, 当是你是铁作的哪! 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老舍《骆驼祥子》)

b. 见祥子进来, 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 忘了我啦!”(老舍《骆驼祥子》)

c. “姓龙的在哪儿哪?” 孙守备问。(老舍《老张的哲学》)

上面的例子中, 语气词“哪”都可以替换为“呢”而不改变意思。那么“哪”与“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对于语气词“呢”和“哪”的关系, 历来有不同观点。太田辰夫(1995)认为“呢”表疑问兼夸张, “哪”表感叹兼时体, 但也承认“哪”和“呢”有所交叉。吕叔湘(1942)认为“哪”是“呢+啊”的合音, 孙锡信(1999)和郭小武(2000)认为“哪”是“呢”的强语气形式。这两种说法都很难解释与“吗、吧”等语气词连用的语例:

(2)a. 善二爷说:“那不是在果盘里哪吗? ……”(蔡友梅《小额》, 1907)

b. 对了, 马先生, 你还没吃饭哪吧?(老舍《二马》, 1929)

c. 他住在这儿哪么, 我以为是他还在东京哪。(三原增

水《支那惯用语句例解》，1938）

语气强弱说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说明造成强弱分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哪”和“呢”的语气轻重既可能有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也可能是历时演变的结果。

本文认为，“哪”并非“呢+啊”的合音，而是“呢”的语音演变的一个阶段，是轻声后发生韵母a化的结果。“呢”的读音从ni到当代的nə之间存在na的阶段，即语气词“呢”的读音存在ni—na—nə的演变过程，而不同阶段的读音可以在同一时期并存。“呢”读为na时，可写作“哪”，有时也写作“呐”。

另一方面，“呢”是否读为na，在不同用法上、不同时代的情况并不相同。在《官话指南》（1881）中，71例“哪”都是语气词，而表疑问的语气词一律写作“呢”：

(3)a. 先生来了，在外间屋里坐着哪。（《官话指南》第二卷）

b. 水打来了，漱口水也倒来了，胰子盒儿在脸盆架子上搁着哪。（《官话指南》第三卷）

(4)a. 这时正晌午，太阳很毒，暑气很利害，怎么好出门呢?（《官话指南》第一卷）

b. 那么您现在有甚么贵干呢?（《官话指南》第二卷）

可是在《华日教室会话》（1943）中，35例疑问语气词中，有28例就写作“哪”：

(5)a. 那么是第几页第几行哪?（13页）

b. 那么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题目来了哪? 请你说说!（106页）

这是因为，语气词“呢”的不同意义读音变化的时间进程不同。因此，有必要把“呢”的不同意义区分开。

关于语气词“呢”的不同意义，有多分说（赵元任1968；吕叔湘1942；朱德熙1982）和合一说（王力1954；胡明扬1981）两种观点。表疑问语气和表示持续确认的“呢”来源不同，吕叔湘

(1941)分析了唐宋语气词“在里—在/里—哩—呢”的演变过程,认为表持续的“呢”是来源于“在里”;江蓝生(1986)、曹广顺(1986)认为疑问语气词“呢”是从唐五代的“讷”“那”“你”而来。在现代汉语中,疑问语气词“呢”是高调,表示持续的“呢”是低调。因此,我们认为,“呢”至少应分为两个词项:表持续用法的“呢c”和表疑问语气的“呢q”。而“确认事实(多含夸张语气)”的用法实际是表持续的引申用法,应归为“呢c”。《现代汉语词典》“呢”的义项①(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实际与表疑问语气的用法有语义关联。赵元任(1968:50)认为语气词的停顿用法与汉语句式“一问一答”模式有关:“a(啊)、ne(呐/呢)、me(嚟)、ba(吧)这四个助词都有表疑问和表停顿这两种作用。……他自己的小孩儿呐,也不大听他的话。小孩儿都上哪儿去了呐?……上面说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源于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呢”的表疑问用法和表停顿用法可用“期待回答”来概括,即都表达对一个回答的期待。疑问用法是提出问题,期待对方回答;停顿用法是提出问题,自己回答。因此,表停顿用法应归入“呢q”<sup>②</sup>。

对应于《现代汉语词典》的义项如下(例子不全部列举):

呢c:②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她在井边打水~。③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对方信服(多含夸张的语气):收获不小~。

呢q:④用在疑问句(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的末尾,表示提醒和深究的语气:这个道理在哪儿~? |人~?都到哪儿去了?①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多为对举):如今~,可比往年强多了。

本文将以早期北京话为材料,考察分析语气词“呢”的语音变化,并说明“哪”与“呢”的关系。

## 1.2 早期北京话语料

本文考察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反映“呢”的读音的北京话语

料,主要包括以下六种类型:

一、满汉合璧教材。清雍正年间开始,出现了一批学习满语的满汉对照教材,本文参考竹越孝(2012)整理翻译的《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

二、官话正音书。清中叶以后为推行官话而出现了一批正音书,本文参考高静亭《正音撮要》(1834)和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

三、国语推广材料。1922年,赵元任出版了用注音字母标音的《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入声声调的“老国音”。1935年,他出版了用罗马字母标音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以北京音系为基础的“新国音”。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与人合作编写了国语教材《言语声片》,并且录制了唱片。1933年,乐嗣炳在上海大众书局出版了《实用国语会话》,逐字用注音符号标音。

四、西方汉语教材。威妥玛的《寻津录》(1859)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西方汉语教材,随后是他影响最大的《语言自述集》(1867),此外还有狄考文的《官话类编》(1892)、禧在明的《华英文义津逮》(1907)、莱辛和欧德曼的《汉语通释》(1912)、高本汉的《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

五、日本汉语教材。本文考察1879年至1943年出版的日本汉语教材,均收录于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多数材料有假名注音。

六、旗人小说。蔡友梅(1872—1921),又名损公、松友梅,旗人出身,是早期京味儿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考察《小额》,1907年连载于《进化报》。

## 2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 “呢”的读音

“呢c”和“呢q”来源不同,早期读音也不同。根据刘坚

等(1992)、齐沪扬(2002)、张美兰(2003)、郭利霞(2015)等的研究,“呢c”早期一般写作“里、哩”;“呢q”早期写作“灈、尼、你、呢”等。元明时期表疑问的也有“哩”的写法,形成“呢”“哩”混用的现象。清代开始表持续、确认语气用法出现“呢”的写法。“呢”和“哩”的混用很可能是由于轻声引起“哩”的声母鼻音化,从l变为n,两字声韵变得相同所致。在清中叶《红楼梦》中,“呢c”与“呢q”完全混用。如:

(6)a.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有名子没有呢q?”(《红楼梦》第7回)

b.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c。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红楼梦》第3回)

下面从清中叶北京话“呢c”和“呢q”读ni时期开始考察,看如何从早期的ni,发展到ne[nə]的。

## 2.1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呢”的读音

### 2.1.1 1761年《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这部满语教科书用满文字母对汉文部分注音,竹越孝(2012)将满文注音转写为罗马字母。全书18例“呢c”和12例“呢q”都读ni。

(7)a.一个朋友叫我商量事,他在家里等着呢c(ni)。(第42话)

b.他们怎么不赖我呢q(ni)?(第35话)

### 2.1.2 1834年《正音撮要》

高静亭《正音撮要》自序成书于1810年,本文采用道光十四年(1834)刊本。“呢”共出现143例,其中52例为“呢c”,91例为“呢q”;“哪”出现2例,都属“呢c”。

(8)a.你瞧你八哥儿在房脊儿上站着呢c。(附见面常谈打弹弓)

b.你一块豆腐的身家,闹甚么呢q?(第十六段闹臭话)

(9)a. 还有外面的症候哪c: 长疮的、长秃疮的、长疥疮的、火丁疮的、长痂瘡的。(第十二段病疼)

b. 你听着哪c: 老实人、忠厚人、斯文人、正派人、体面人、能干人、有能耐的人, 这都是夸奖人的名目咯。(第三段杂话)

### 2.1.3 1853年《正音咀华》

莎彝尊《正音咀华》中“呢”的反切是“纳衣切”, 读音为ni。出现78例“呢”, 其中9例是“呢c”, 69例是“呢q”; 有2例“哪”, 属“呢c”。

(10)a. 听见道儿上的人说公冶长的家人这几天儿在家里弄绵羊呢c。(子谓公冶长)

b. 那两位大人在京里的名声怎么样呢q? (问士)

(11)a. 拿醒酒汤来啊! 你们做什么哪c, 都瞧不起我吗?(齐人有一妻一妾)

b. 寡人的园囿, 不过四十里, 比文王的, 还差一半哪c, 那百姓们反说我的太大了。(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

例(11)中虽有疑问词“什么”或前字韵尾-n, 但根据上下文应把“哪”看作表持续的“呢c”。

### 2.1.4 1859年《寻津录》和1867年《语言自迩集》

《寻津录》和《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的情况一样, “呢”的读音都标为ni, 没有相当于“呢”用法的“哪”。“呢”共出现122例, 其中“呢c”76例, “呢q”46例。

(12)a. 太阳都压山儿了, 还没散衙门呢c (ni)。(天类86)

b. 雹子是甚么变的呢q (ni)。(天类242)

《语言自迩集》中“呢”的读音标为ni, 共出现454例, 其中“呢c”137例, “呢q”317例。“哪”出现3例, 标音为na, 都属于“呢c”。

(13)a. 我是瞧咱们朋友去来着, 他家住得太远, 在西城根儿底下呢c!(谈论篇百章之七十四)

b. 你见他的时候儿他是穿靴子是穿鞋呢q? (第三章练习一)

(14)a. 那字你抄了没有? 还没抄哪c。(第三章练习五答案)

b. 若果然是那么着, 不是玩儿的呀! 得略收收儿才好哪c。(谈论篇百章之四十六)

c. 大人让你哪c。(问答章之四)

这两部教材的作者同为威妥玛, 对比可以看到, 早期北京话中的“呢”都是读ni的, 后来表示持续和确认意义的“呢”逐渐有了na的读音。只不过比起《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寻津录》反映的语言面貌滞后。

### 2.1.5 1871年《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中国海关雇员英国人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在所著的官话字典《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中, 对“哪”和“呢”做了如下解释(司登得1871: 322—327):

na<sup>1</sup> 哪 interrogative particle; final sound; expletive. (疑问小品词; 句尾声音; 语助词)

ni<sup>1</sup> 呢 interrogative particle; final particle; cloth; if. (疑问小品词; 句末小品词; 衣服; 假设)

在作者看来, “哪”和“呢”相似, 都能用于疑问句, 用于句末, 也都具备小品词的性质。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哪na”用于表疑问的文献记载。限于语料性质, 全书未见到“哪”的语例, 但可看出, 这一时期, 用法属于“呢q”的疑问语气词已经有了na的读法。

### 2.1.6 1879年《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全书出现“呢”101例, 其中“呢c”29例, “呢q”72例; 出现7例“哪”, 都属于“呢c”。

(15)a. 这小鱼儿哀哀的声儿说, 饶了我罢, 我还小呢c。(小鱼乞命)

b. 在那儿拴着的牛问他说, 你为甚么逃到这么多人多的



地方儿来呢q。(鹿藏牛圈)

(16)a.忽然来到一棵大树底下,见有若许的猴儿,普哩普儿的,在那儿会齐儿哪c。(猴擒二客)

b.但公子们并没理会,说,那么巧了是他还在前头哪c罢,说完,摇鞭打马走了。(狐被人追)

例(16b)中,“哪”后出现另一个语气词“罢(吧)”,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用例。

### 2.1.7 1880年《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日本人福岛九成编著的这部书中,“呢”共172例,其中“呢c”40例,“呢q”132例。

(17)a.我自己才拟一个方子去抓药,还没回来呢c。(熬夜生病)

b.前几天我托你的事怎么样呢q? (代人说情)

出现20例“哪”,其中13例是“呢c”的用法,7例属于“呢q”,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用“哪”表示“呢q”的语例。

(18)a.啊,你也是个呆子哪c。(辩论星士)

b.你病了有多久哪q? (病不服药)

### 2.1.8 1881年《官话指南》

《官话指南》中一共188例“呢”,其中186例是“呢q”的用法,只有2例属于“呢c”:

(19)a.那么您来找我,打算是怎么个办法呢q? (官商吐属第十一章)

b.我听见说,江老爷的意思,打算说定规了之后,立合同的时候,先给一半儿银子,下剩那一半儿银子,总得等完了活才能给呢c。(官商吐属第十章)

c.这个乡下人听这话,恍然大悟,心里说:怪不得皇上眼头里的东西,都添上一个御字呢c! (官商吐属第三十九章)

“哪”共70例,都属于“呢c”:

(20)a. 刘师傅, 我们老爷叫你进去哪c。(官商吐属第十章)

b. 这个地亩, 现在是他自己种着哪c, 还是有佃户种着呢?(官商吐属第八章)

例(20b)“哪”虽然出现在选择问句中, 但根据上下文判断应属于“呢c”的用法。

### 2.1.9 1892年《官话类编》

该书明确记录“哪”有阴平和去声两种声调, 且性质均为句末小品词。

哪 Na<sup>14</sup> A final particle (句末小品词)。(第六十一课)

全书共906例“呢”, 其中838例属于“呢q”, 68例属于“呢c”:

(21)a. 王立: 一匹有多少尺呢q? (买卖讲价)

b. 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 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c。  
(第八十九课)

7例“哪”中有5例属于“呢c”, 2例属于“呢q”。

(22)a. 家里锁着门哪c, 我妈带着钥匙走喇。(第六十一课)

b. 你放心, 我也放了心喇, 这是谁在你家里使+的坏哪q? (媒人说媒)

1894年《日清会话附军用语》的情况相似, “呢q”和“呢c”的na读音比例有增长。

### 2.1.10 1904年《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日本人足立忠八郎编著的该书有假名注音, 共56例“呢”, 都读ni, 4例属于“呢c”, 52例属于“呢q”:

(23)a. 我点了一点, 还短一只小皮箱呢c(ni)。(短句门第十三章)

b. 你和朋友打官司是甚麽事情呢q(ni)? (短句门第九章)

29例“哪”都读na, 只有8例是“呢q”, 21例是“呢c”, 比此前大大增长。

(24) a. 打那儿还走七里地才可以到岫岩城哪c (na)。(谈论门第二十九章)

b. 往天津去的火轮船是多咱开哪q (na)?(谈论门第五章)

同一时期,1905年《日清会话语言类集》和1912年《汉语通释》情况类似,读为na的“呢c”用例数量超过了“呢q”。

### 2.1.11 1907年《小额》

蔡友梅小说中,“呢”共149例,其中109例是“呢c”,40例是“呢q”:

(25) a. 李顺进去一瞧,这位宗室恩在书房同着三家儿斗纸牌呢c。

b. 来到家中,额大奶奶一瞧,心里说:“怎么刚去功夫不大就回来了呢q?”

66例“哪”都属于“呢c”:

(26) 伊太太来到上屋里,一瞧,老头儿同恒爷这儿吃饭哪c,这才稍微的放点儿心。

有1例“哪”出现在反问句中:

(27) 额大奶奶说:“用多少,您先拿点儿去。”胎里坏说:“哎,我告诉您,惟独我这人办事死心眼儿(得亏你是死心眼儿。要是活心眼儿,可就了不得啦),您听信就得啦。”“甚么话哪,办事吗!”

但这里的“哪”应看作“啊”的语音变体。虽然“话”不是n尾字,但据陈颖(2018)考察,在《儿女英雄传》等早期北京话材料中,经常可见非n尾字后的“啊”写作“哪”。如:

(28) 九公道:“这又来了,倒底是谁二叔啊?你见了得称他老爷!”他听了,便说道:“哦,老爷哪!那么请安。”(《儿女英雄传》)

### 2.1.12 1918年《北京话语音读本》

高本汉编著的这部书用隆德尔音标注音,转写为国际音标

“呢”音[nɪ]，“哪”音[nA]（艾溢芳 2017），宽式标音分别为ni和na。全书共41例“呢”，“呢c”4例，“呢q”37例：

(29) a. 可巧有一个念书的人也在树底下坐着呢c (ni)。

(P112)

b. 你行了几年医了呢q (ni)？(P106)

“哪”共5例，都属于“呢c”：

(30) a. 我是估衣铺的人，在这儿竟等着您的跟班给我拿出衣裳来哪c。(P146)

b. 那个骗子手在点心铺里吃点心哪c (na)。(P140)

### 2.1.13 1922年《家庭支那语》和1925年《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这两部材料中的“呢”和“哪”都使用同一个假名ナ注音，读为na。

《家庭支那语》“呢”共17例，其中2例是“呢c”，15例是“呢q”：

(31) a. 啊，想起来了，我们还是先后同学呢c (na)。(《家庭支那语》后编二妇女初会)

b. 您一共几个小孩呢q (na)？(《家庭支那语》后编二妇女初会)

5例“哪”都属于“呢c”：

(32) 你瞧，还短筷子哪c (na)。(《家庭支那语》中编九日常の使令语句)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共12例“呢na”，都属于“呢q”：

(33) 到汉口那火车站开呢q (na)？前门外西站开。(《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十铁道)

还有6例“哪”，其中3例属于“呢c”，3例属于“呢q”：

(34) a. 舢板在那儿呢q (na)？在那儿等着哪c (na)。(《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十铁道)

b. 府上在那儿哪q (na)？敝处是柳树屯。(《最新日支

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一初对面)

### 2.1.14 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

赵元任在《国语留声片课本》(20页)中将“呢”列为“快慢轻重不同的多音字”:

(35) 那个人呢ろ | (ni) 那个人呢ろさ (ne[nə])。

此例无上下文,但根据语义推断应为“呢q”。全书注音为ne的仅此一例。在同一处还有“了”和“的”的不同注音:“做了”的“了”注音为ろ | 么 (liao)、ろ ヲ (la)、ろ さ (le)，“我的书”中“的”注音为ろ | (di)、ろ さ (de),反映了轻声虚词在当时已经普遍出现韵母混元音化现象,但还不是固定的读法,只是快读、轻读时出现的语音变化。

全书所用的11例“呢”中,9个是问句,即“呢q”,2个是“呢c”的用法,除上例外,都注音为ni。这说明“呢”在当时读为ni是主流现象,如果读得快一些、轻一些就是nə,但nə尚未稳定下来。

(36) a. 是阿,他吃得香着呢cろ | (ni)<sup>③</sup>! (第十课)

b. 收音的情形是怎样呢qろ | (ni)? (第十二课)

### 2.1.15 1928年《言语声片》

《言语声片》有罗马字母注音,全书共41例“呢ni”,11例是“呢c”,30例是“呢q”:

(37) a. 王先生在书房里么? 我不知道,大概在那里呢c (ni)。(第九课上)

b. 先生没事的时候作什么消遣呢q (ni)? (第二十课下)

全书只有两例“哪na”,“呢c”和“呢q”各1例:

(38) a. 丁: 喂,子良么,我是志伦。你在哪儿哪q (na)?

b. 甲: 我在正阳门大街买东西哪c (na)。(第十六课下)

课文中“哪”对应的罗马字记音为na,听辨配套的《言语声片》录音,老舍先生实际发音为nə,与赵元任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的记音吻合。这也说明“呢q”“呢c”读为nə还不是主

流。录音中个别“呢”读得很轻，近似nə，绝大部分“呢”都读为清晰可辨的ni<sup>1</sup>，这可能与《言语声片》作为汉语教材的教学性质有关。

### 2.1.16 1929年《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日本人小野得一郎编著，该书有罗马字母注音，48例“呢”均注音ni，都是“呢q”：

(39)您脸上怎么那么刷白的呢c (ni)？(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全书共12例“哪”，均注音na，其中11例属于“呢c”：

(40)a.您这个药方儿钱还没收哪c (na)，您到账房儿去交去罢。(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

b.——那么给您三天的。这个丸药您一天可以分吃三回，都得用饭前才好哪。——是凉水送呢是开水送哪q (na)？——最好是温和水了。(第二编第一章第五节)

例(40b)中，“哪”用于选择问句末，和“呢”平行，看作是“呢q”的用法。

### 2.1.17 1933年《实用国语会话》

乐嗣炳编著的这本书用注音符号逐字标音，语气词“呢”和“呐”都注音ㄋㄛ， “哪”注音ㄋㄚ，ㄛ和ㄚ上都有空心圆圈表示轻声，即“呢/呐”读nə，“哪”读na。

全书共53例“呢nə”，其中12例是“呢c”，41例是“呢q”：

(41)a.往后求您的地方多着呢c (nə)。(P27)

b.这架钢琴怎么搬呢q (nə)？(P136)

17例“呐nə”中，11例是“呢c”，6例是“呢q”：

(42)a.我刚吃了点心，还不饿呐c (nə)。(P119)

b.行李是您自己带着啊，是交给行李车上呐q (nə)？(P171)

22例“哪na”中，9例“呢c”，13例“呢q”：

(43)a.叔叔，我带着我妹妹在这儿玩儿哪c (na)。(P112)

b. 胰子和手巾都在那儿哪q (na)? (P60)

### 2.1.18 1933年《急就篇》和1935年《罗马字急就篇》

1933年宫岛大八编纂了颇具影响力的汉语教科书《急就篇》，1935年他用罗马字母全文逐字注音，成为《罗马字急就篇》，书中“呢”都注音ni<sup>1</sup>，“哪”都注音na<sup>1</sup>。

48例“呢”中，46例属于“呢q”，2例属于“呢c”：

(44)a. 这溜儿有客栈么？多着的呢c (ni<sup>1</sup>)。属那一家儿好？都差不许多。(44/32<sup>④</sup>)

b. 大观楼换了影片了么？刚换了两天。新的有甚么特色呢q (ni<sup>1</sup>)？都是国产的大片儿了。(46/35)

46例“哪”中，41例是“呢c”，5例是“呢q”：

(45)a. 我正盼您来哪c (na<sup>1</sup>)。(146/138)

b. 老婆儿吓了一跳说，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打鬼哪q (na<sup>1</sup>)？(108/91)

### 2.1.19 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赵元任在《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中采用了罗马字母注音，放弃了“呢”的ni读音，只记为ne，并对“呢”和“呐”<sup>⑤</sup>的字形分工加以说明：

·ne这个助词在旧小说里在第(1)(2)(3)功用写“呢”，在第(4)(5)(6)功用写作“哩”。因为事实上都读·ne，所以一律写作“呐”或“呢”。(第十课助词·说明)

(1) 起头问：那末让他说点儿什末呐ne？

(2) 特指问：你呐？你说点儿什末呐ne？

(3) 副句：你要是一定要呐ne，我也有法子。

(4) 感叹：这倒很危险呐ne！不是顽儿的呐ne！

(5) 申明有：有一百尺呐ne，深得很呐ne。

(6) “还”：真好顽儿！还“好顽儿”呐ne！（第十课助词·正文）

(1)(2)(3)是“呢q”的用法，全书共11例。(4)(5)(6)

是“呢c”的用法，共19例。

对比赵元任1922年和1935年两种国语留声片课本，可以看到“呢”读为nə已经趋于稳定。

### 2.1.20 1938年《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这是所见最早记录“呢”央元音读音的域外汉语教科书，假名ろぢ，罗马字母记为nê，“哪”注音为ろヱna，并说明这两个语气词的用法如下：

ろヱna哪：用于现在进行的动作或状态，附在句末加强语气的助词。(P127)

ろぢnê呢：(1) 辅助疑问语气的助词；(2) 反问时，附在句末的语气词。(P131)

全书64例“呢”中，只有1例是“呢c”，其余63例都是“呢q”：

(46) a. 他说怕得来吗，该死的才死呢c，不该死的死不了啊。  
(P318)

b. 啊，那是甚么声儿呢q？(P297)

全书68例“哪”中，58例属于“呢c”，只有10例属于“呢q”：

(47) a. 钱是先给一半儿，下余那一半儿，是赶完了活才给哪c！(P312)

b. 把金票换大洋，按多少钱合哪q？(P298)

可见“呢q”读成nə的用例比“呢c”多。

### 2.1.21 1943年《华日教室会话》

目前所见第一本将“呢”标音为罗马字母nə的域外汉语教科书是1942年鱼返善雄《支那语の発音と記号》，他用假名ナ上方加圆点与之对应，表明“呢”的读音，无圆点假名ナ对应罗马字母注音na，表明“哪”的读音，并在“助词”一节用小标题“……呢（或哪）”表示二者的关系。

「了」や「呢」は音韻組織から言へば「ロ」「ナ」とすべき



であるが、いづれも「轻声」なので、実際の発音を重んじて「ㄨ」  
「ㄋ」とする「的」もこれと同じ。(“了”和“呢”也发音为 lo  
和 na, 是轻声, 实际读得重一些是 la 和 na, “的”亦然。)(P103)

1943年远藤章三郎《华日教室会话》采用相同的注音方法, 全书6例“呢”均注音ㄋ nə, 都是“呢q”的用法:

(48) 若是把“很”字去掉呢q (nə)? (上编二·第三问答)

34例“哪”均注音ㄋ na, 其中27例是“呢q”, 7例是“呢c”:

(49) a. 吉田, 你的桌子歪着哪c (na)。(上编一·第三教室)

b. 是! 把“很快”挪到前边去, 可以不可以哪q (na)?  
(上编二·第三问答)

下面把上面的考察用表1显示(下画线标示简称: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正音撮要、正音咀华、寻津录、语言自迹集、汉英合璧相连字汇、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官话指南、英清会话独案内、官话类编、日清会话附军用语、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日清会话语言类集、小额、华英文义津逮、汉语通释、北京话语音读本、警务支那语会话、家庭支那语、国语留声片课本、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言语声片、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实用国语会话、急就篇、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支那惯用语例解、支那语书取研究、宪兵支那语会话、华日教室会话)。

表1 1761年以来“呢c”“呢q”读音变化历时统计

语料 (年代)	呢c						呢q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满汉 1761	18	100	0	0	0	0	18	12	100	0	0	0	0	12
撮要 1834	52	96	2	4	0	0	54	91	100	0	0	0	0	91
咀华 1853	9	82	2	18	0	0	11	69	100	0	0	0	0	69
寻津 1859	76	100	0	0	0	0	76	46	100	0	0	0	0	46

(续表)

语料 (年代)	呢c							呢q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自述 1867	137	98	3	2	0	0	140	317	100	0	0	0	0	317
字汇 1871	ni		na					ni		na				
伊苏 1879	29	81	7	19	0	0	36	72	100	0	0	0	0	72
国字 1880	40	75	13	25	0	0	54	132	95	7	5	0	0	139
指南 1881	2	3	70	97	0	0	72	186	100	0	0	0	0	186
英清 1885	1	8	11	92	0	0	12	18	86	3	14	0	0	21
类编 1892	68	93	5	7	0	0	73	838	100	2	0	0	0	840
军用 1894	16	64	9	36	0	0	25	22	92	2	8	0	0	24
日清 1904	4	16	21	84	0	0	25	52	87	8	13	0	0	60
类集 1905	1	10	9	90	0	0	10	73	99	1	1	0	0	74
小额 1907	109	62	66	38	0	0	175	40	100	0	0	0	0	40
华英 1907	14	88	2	13	0	0	16	26	93	2	7	0	0	28
通释 1912	1	20	4	80	0	0	5	47	100	0	0	0	0	47
读本 1918	4	44	5	56	0	0	9	37	100	0	0	0	0	37
警务 1922	12	14	74	86	0	0	86	94	87	14	13	0	0	108
家庭 1922	0	0	7	100	0	0	7	0	0	15	100	0	0	15
国语 1922	2	100	0	0	0	0	2	9	90	0	0	1	10	10
日支 1925	0	0	3	100	0	0	3	0	0	15	100	0	0	15
声片 1928	11	92	1	8	0	0	12	30	97	1	3	0	0	31
医院 1929	0	0	11	100	0	0	11	48	98	1	2	0	0	49
实用 1933	0	0	9	28	23	72	32	0	0	13	22	47	78	60
急就 1933	2	5	41	95	0	0	43	46	90	5	10	0	0	51
新国 1935	0	0	0	0	19	100	19	0	0	0	0	11	100	11
惯用 1938	0	0	58	98	1	2	59	0	0	10	14	63	86	73
书取 1941	6	22	21	78	0	0	27	30	56	24	44	0	0	54
宪兵 1942	0	0	18	100	0	0	18	24	92	2	8	0	0	26
教室 1943	0	0	7	100	0	0	7	0	0	27	82	6	18	33
合计	614	54	480	42.2	43	3.8	1137	2359	89.3	152	5.8	128	4.9	2639

## 2.2 “呢”音变的四个阶段

从表1可以看到,“呢”的读音总的倾向是从ni向na和ne变化,但似乎有反复。比如1761年《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中“呢”的读音为ni,到1834年《正音撮要》和1853年《正音咀华》,“呢c”就出现了na的读法,而此后1859年《寻津录》的“呢”却全部读ni。再如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已经明确提出“呢”都读为ne,但1942年《宪兵支那语会话》的“呢”还读ni和na。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二:1. 注音滞后。或由于出版发行周期较长,或由于文字及语体性质造成的书面材料保守性,都有可能造成注音滞后。特别是教材,对新产生的读音不太接受,而宁愿采取正统的旧读音。2. 新旧读音交替时期的新旧读并存。一种新的读音产生后,旧的读音并不会马上消失,而是会与新读音并存一段时期,从1834年na读音出现后,旧读音ni仍长期存在。

如果按照1761年以来“呢”的读音变化本身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上1761年以前“呢”的读音状况,一共四个阶段。

表2 “呢”读音变化的四个阶段

阶段	“呢”读音特点	起始时间 <sup>®</sup>	
		呢c	呢q
阶段0	“呢c”“呢q”声母不同	1761前	1761前
阶段1	声母合并, i韵母	1761	1761
阶段2	a韵母	1834	1871
阶段3	ə韵母	1933	1922

按“呢”读音变化三个阶段重新排列本文所考察的材料,可列表显示如下(带\*的是注音滞后的材料):

表3 “呢c”读音变化的三个阶段

			呢c		
			ni	na	ne
第一阶段 176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1761	100%	0%	0%
	*寻津录	1859	100%	0%	0%
	*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2	100%	0%	0%

(续表)

			呢c		
			ni	na	ne
第二阶段 1834~	正音撮要	1834	96%	4%	0%
	正音咀华	1853	82%	18%	0%
	语言自述集	1867	98%	2%	0%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1871	ni	na	
	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1879	81%	19%	0%
	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1880	75%	25%	0%
	官话指南	1881	3%	97%	0%
	英清会话独案内	1885	8%	92%	0%
	官话类编	1892	93%	7%	0%
	日清会话附军用语	1894	64%	36%	0%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1904	16%	84%	0%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1905	10%	90%	0%
	小额	1907	62%	38%	0%
	华英文义津逮	1907	88%	13%	0%
	汉语通释	1912	20%	80%	0%
	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8	44%	56%	0%
	警务支那语会话	1922	14%	86%	0%
	家庭支那语	1922	0%	100%	0%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1925	0%	100%	0%
	言语声片	1928	92%	8%	0%
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1929	0%	100%	0%	
*罗马字急就篇	1935	5%	95%	0%	
*支那语书取研究	1941	22%	78%	0%	
*宪兵支那语会话	1942	0%	100%	0%	
*华日教室会话	1943	0%	100%	0%	
第三阶段 1933~	实用国语会话	1933	0%	28%	72%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35	0%	0%	100%
	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1938	0%	98%	2%

表4 “呢q”读音变化的三个阶段

			呢q		
			ni	na	ne
阶段1: 176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1761	100%	0%	0%
	正音撮要	1834	100%	0%	0%
	正音咀华	1853	100%	0%	0%
	寻津录	1859	100%	0%	0%
	语言自述集	1867	100%	0%	0%
	*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1879	100%	0%	0%
	*官话指南	1881	100%	0%	0%
	*汉语通释	1912	100%	0%	0%
	*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8	100%	0%	0%

(续表)

			呢q		
			ni	na	ne
阶段2: 1871~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1871			
	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1880	95%	5%	0%
	英清会话独案内	1885	86%	14%	0%
	官话类编	1892	100%	0%	0%
	日清会话附军用语	1894	92%	8%	0%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1904	87%	13%	0%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1905	99%	1%	0%
	小额	1907	100%	0%	0%
	华英文义津逮	1907	93%	7%	0%
	警务支那语会话	1922	87%	13%	0%
	家庭支那语	1922	0%	100%	0%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1925	0%	100%	0%
	*言语声片	1928	97%	3%	0%
	*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1929	98%	2%	0%
	*罗马字急就篇	1935	90%	10%	0%
	*支那语书取研究	1941	56%	44%	0%
*宪兵支那语会话	1942	92%	8%	0%	
阶段3: 1922~	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2	90%	0%	10%
	实用国语会话	1933	0%	22%	78%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35	0%	0%	100%
	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1938	0%	14%	86%
	华日教室会话	1943	0%	82%	18%

可以看到,从ni向na变化,“呢c”比“呢q”的时间早、速度快,但从na向nə变化时,“呢q”比“呢c”早。表1的合计数据中,读为ni的“呢q”用例差不多是“呢c”的4倍,而读为na的“呢c”用例差不多是“呢q”的3倍。很可能是因为开口度大的na发音更响亮,多用于夸张、感叹的强语气,因而更早地从ni变为na,并较晚地过渡到nə,而疑问语气更多的是采用高元音,因而更晚从ni变为na,更早从na变为nə。

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类似现象。白语疑问语气词“呢”读ni<sup>55</sup>(你哥哥呢? nu<sup>55</sup>ko<sup>44</sup>tu<sup>21</sup>ni<sup>55</sup>),感叹语气词“呢”读na<sup>35</sup>(三月街才不赶了呢。sa<sup>55</sup>ua<sup>44</sup>tsɿ<sup>33</sup>le<sup>21</sup>ti<sup>21</sup>mu<sup>33</sup>xo<sup>44</sup>na<sup>35</sup>) (王锋 2016: 36)。其

他语言的各语气词中，若有高元音*i*，则多半是用于疑问的语气词，如水语疑问语气词“呢”*ni*<sup>55</sup>（韦学纯 2016）；藏语甘孜话的疑问、假设语气词“呢”*ni*<sup>55</sup>（燕海雄、江荻 2016）；壮语武鸣话的疑问语气词“呢”*ni*<sup>33</sup>（蓝利国 2016）。哈尼语表判断的语气词（*ŋu*<sup>33</sup>、*ŋe*<sup>33</sup>）和表疑问的语气词（*pi*<sup>53</sup>、*ŋe*<sup>33</sup>、*pu*<sup>33</sup>*lo*<sup>31</sup>、*le*<sup>53</sup>）主元音多为高元音，表祈使的语气词（*ma*<sup>33</sup>、*va*<sup>31</sup>、*o*<sup>33</sup>）和带交互主观性的祝福语气词（*pa*<sup>53</sup>）则多为低元音（经典 2015）。

### 3 “呢”读音变化的性质：弱化

以上考察表明，早期北京话“呢”的读音经历了*ni*—*na*—*nə*的变化过程。从*ni*到*na*[*nA*]，是央元音化<sup>⑦</sup>。这种变化，其实是由于语气词在句末，通常轻读，造成了语音弱化。林焘、王理嘉（1992：46）指出：“发音器官肌肉紧张的程度不同也可以影响元音的音色。肌肉比较紧张的称为紧元音，肌肉比较松弛的称为松元音。一般说来，紧元音比较长，气流也比较强；松元音比较短，气流也比较弱，而且往往有央元音的倾向。”<sup>⑧</sup>

第二阶段，“呢*c*”和“呢*q*”先后从*ni*向*na*弱化，弱化后“呢*c*”“哪”同音，因此用“哪”字形记录“呢*c*”。汉语的单元音*a*实际上是央元音[*A*]，发音时口腔肌肉较为松弛，在轻声状态下较易发音。据郑秋晨（2014），发*i*时，声带趋于紧绷，发*a*时，声带较松弛，所以发*a*符合语音弱化的省力原则。同时，发*a*时*F0*普遍较低，也符合语调的下降趋势。在弱化过程中，不仅有元音的弱化，也有声调的变化。《官话类编》记录“哪”有阴平和去声两种声调。阴平是高平调，去声是低降调。从字调和句调的适应关系看，去声更适合感叹句调。从肌肉紧张程度上看，降调比高平更为放松。降调和元音弱化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句末非重读音节。但“呢”“哪”毕竟历史来源不同，它们只是临时的同音字，所以后来又逐步分工，“呢*q*”多用“呢”字形，“呢*c*”多用“哪”字形，如

《家庭支那语》和《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高元音或半高元音弱化为[a]的情况,在俄语和英语中都能看到。俄语но́рох(火药)和поро́г(门槛)都有两个o,但но́рох重音在前,поро́г重音在后,o在重音位置上读为[o],在非重音位置上弱化为[a],因此这两个拼写相近的单词读法和意义都有很大不同。同一单词中也遵循这一规律,如боси́кб́о́м(光着脚)、хоро́вб́о́д(圆圈歌舞)和ло́кб́о́т(肘部)等均将非重读的o弱化为a。在英语中,Bolinger(1986: 347)观察到弱化元音的变体范围很大,[ə]的舌位高度可以从[æ]到[a]。他提出,弱化元音只与舌位的前后有关,和舌位的高低、圆唇与否都没有关系。弱化元音的表现有时是央化(centralized),有时是模糊的(obscure),并不特别地和某个完整元音相对应。

第三阶段,“呢”弱化为nə,是混元音化所致。出于省力原则,轻读音节发音弱化,发音器官肌肉得以放松,混元音化是常见现象。只不过,“呢”混元音化的音变过程既有可能是ni读音的元音i舌位降低,也有可能是na读音的元音a舌位抬高。a[ʌ]和e[ə]只是开口度大小的不同,都是i的弱化形式,实际听感上的区别并不明显。

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哪”记录了“呢”从ni—na—nə弱化的中间过程,na是比ni弱但比nə强的语音形式。今天人们所感觉到的“这个人可好哪na”比“这个人可好呢nə”语气更强,正是因为“哪na”是“呢ni”的次强语音形式。

“呢”的读音弱化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可以看到。上海话“呢q”读为ni<sup>23</sup>是文读形式,读为nə<sup>23</sup>是白读形式(许宝华、汤珍珠 1988),而文白读之分正是历史层次的体现。

#### 4 “呢”的语音形式的跨方言比较

汉语方言中,“呢c”和“呢q”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语音弱化各个阶段的格局。

阶段0:“呢c”和“呢q”声母不同,两字不同音,保持了表持续语气词“哩”和表疑问语气词“呢”的早期读音区别。如山东临淄“呢c”为li,“呢q”为ni(史冠新 2006)。

阶段1:“呢q”和“呢c”两字声韵相同,同为i韵母,反映的是韵母弱化前的阶段。如敦煌(刘伶 1988)、获鹿(陈淑静 1990)、山阴(郭利霞 2015)都读为li,潍坊(钱曾怡、罗福腾 1992)和昌黎(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4)都读为ni。

阶段2:“呢”主要元音开始弱化,其表现是由高舌位变为低舌位。不同方言中舌位高低有异,如长治的lei(侯精一 1985)、淮阴的niẽ(黄伯荣 1996)比i低一度;浚县的lɛ(辛永芬 2008)、英山的liɛ(陈淑梅 1989)、乌鲁木齐回民话的niɛ(刘俐李 1989)低两度;英山的la(陈淑梅 1989)、阳曲的la(孟庆海 1991)、淮阴的nia(黄伯荣 1996)低三度。

阶段3:“呢”弱化为混元音,如呼和浩特(李作南、辛尚奎 1987)都弱化为lə,曲靖、保山都弱化为nə(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9),显示出第三阶段的特征。有的方言还添加入声韵尾,如定襄的liəʔ(范慧琴 2007)、阳曲的liəʔ和ləʔ(孟庆海 1991),而入声化在晋方言中是轻声弱化造成音节短促化的普遍现象。

有的方言中,不同阶段的读音并存。如乌鲁木齐回民话中“呢”的ni、niɛ、nə(刘俐李 1989),山阴的li、lɛ(郭利霞 2015),阳曲的la、ləʔ/liəʔ(孟庆海 1991)。

表5 汉语方言“呢”的语音形式所反映的弱化阶段

		呢c		呢q	
		有i介音	无i介音	有i介音	无i介音
阶段0: 声母不同	临淄	li		ni	
阶段1: i韵母	获鹿	li		li	
	山阴	li		li	
	敦煌	li		li	
	潍坊	ni		ni	
	昌黎	ni		ni	
	乌鲁木齐回民	ni <sup>21</sup>		ni <sup>44</sup>	



(续表)

		呢c		呢q	
		有i介音	无i介音	有i介音	无i介音
阶段2: 前低元音或中元音 韵母	乌鲁木齐回民	niɛ <sup>24</sup>		niɛ <sup>24</sup>	
	英山			liɛ <sup>35</sup>	
	淮阴	niɛ/niɑ		niɑ	
	山阴				lɛe
	长治		lei		lei
	浚县		lɛ		lɛ
	英山		la		
	阳曲		la		
阶段3: 混元音韵母	定襄	liəʔ <sup>2</sup>		liəʔ <sup>2</sup>	
	阳曲	liəʔ	ləʔ	liəʔ	ləʔ
	乌鲁木齐回民				nə <sup>21</sup>
	呼和浩特		lə		lə
	曲靖		nə		nə
	保山		nə		nə

有的方言中,“呢”进一步弱化,脱落声母。比如安阳(郭青萍 1988)的“嘞”lɔi大致相当于普通话“啊”或“呢”,常把声母丢掉读为əi(老王嘞!),汝城(黄伯荣 1996)把表示程度深的“呢c”读为ɛ<sup>3</sup>(但妹子长得lɛ<sup>3</sup>ɛ<sup>3</sup>他妹妹长得才俏皮呢!)

## 5 结语

北京话语气词“呢”的读音从ni弱化到na,再弱化为nə。“呢”弱化为na时,可记写为同音字“哪”或“呐”。后来“呢”进一步弱化为nə,“哪”保留na读音,二者又区分开来。

表持续、确认语气的“呢c”与表疑问、停顿语气的“呢q”的读音变化时间并不相同,“呢c”先弱化为na,“呢q”比“呢c”先弱化为nə,这种现象反映了开口度大的元音更适合表达“呢c”的强语气。

清中叶到民国时期,北京话虚词的读音有着不同程度的弱化,

用不同的写法记录。“了”从liao弱化为lo和la,最后弱化为lə,这一时期多用“咯”“啦”字形记录lo和la读音。“的”从di弱化为da,最后弱化为də。“么”作语气词时本来读mo,后来读ma,写作“吗”。可见,早期北京话中存在轻声音节韵母a化的普遍现象,进一步则弱化为ə(郭锐、陈颖、刘云 2017)。

郭小武(2000)认为,“哪”是“呢”的强语气变韵形式。根据我们的考察,“哪na”比“呢nə”的语气更强,并不是“呢nə”强化的结果,反而是“呢ni”弱化的结果,“哪”记录的是“呢”弱化过程中的次强阶段。强语气是“呢”保留na读音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当代汉语中,疑问或感叹语气更强的时候倾向于使用语气词“哪”。可见互动等级越高(主观性、交互主观性强),语气词的开口度越大(陈颖 2016)。

#### 附 注

① 本文不涉及语气词“啊”在-n后的变体na“哪”,只讨论与“呢”用法相当的“哪”。关于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哪”,陈颖(2018)有详细讨论。

② 当代汉语中,“呢”常作为纯粹的停顿填充词,这种用法已脱离“一问一答”的句子模式,是“一问一答”句子模式的“呢”的进一步发展,也应归入“呢q”。

③ 例句使用了旧式注音符号“广”,和“ㄋ”一样都是声母n。

④ 斜线前为1933年《急就篇》例句所在页码,线后为1935年《罗马字急就篇》对应注音所在页码。

⑤ 本文所考察的31种语料中,使用“呐”字形的只有1933年《实用国语会话》和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⑥ 此处的起始时间仅就本文所用材料而言,实际的起始时间应该更早。

⑦ 混元音(shwa/shwa)原为德语词schwa,指见于希伯来语的有央性的一个元音,后来多用于指英语中重读音音变为非重读时最常听到的元音,如ago/amaze等词的开头,或afterwards的中间。(戴维·克里斯特尔、沈家焯译,2000: 316)

⑧ Bolinger(1986: 349)描述了英语非重读音节中弱化元音的产生和发展,因轻读而弱化的音理同样适用于汉语“呢”的弱化过程:Historically,

the reduced vowels came from the full ones, and the process continues. When a new word is adopted, speakers tend to treat it in a gingerly fashion, pronouncing it precisely. As they get used to it, they grow more careless, speed up, and shift some of the vowels to a speedier set, often mo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tress as well.（弱化元音由历史上的完整元音而来，并且还会继续弱化。一个新单词产生时，大家都谨慎使用，准确发音。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仔细了，说得快了，就把一些元音都变得快一些，同时也移动重音的位置。）

### 参考文献

- 艾溢芳（2017）《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曹广顺（1986）《祖堂集》中与语气助词有关的几个助词，《语文研究》第2期。
-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北京。
- 陈淑静（1990）《获鹿方言志》，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
- 陈淑梅（1989）《英山方言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
- 陈颖（2016）“试论语气词的互动等级序列”，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
- 陈颖（2018）《早期北京话语气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 范慧琴（2007）《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 郭利霞（2015）《汉语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以晋陕蒙三地为例》，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
- 郭青萍（1988）安阳话里的特殊语法现象，《殷都学刊》第1期，99页。
- 郭锐、陈颖、刘云（2017）从早期北京话材料看虚词“了”的读音变化，《中国语文》第4期，387—402页。
- 郭小武（2000）“了、呢、的”变韵说——兼论语气助词、叹词、象声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中国语文》第4期，349—362页，383页。
-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4）《昌黎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侯精一（1985）《长治方言志》，语文出版社，北京。
- 胡明扬（1981）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第5期347—351页，第6期416—423页。
- 黄伯荣（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青岛。
- 江蓝生（1986）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第2期。

- 经典 (2015) 《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蓝利国 (2016) 《壮语语法标注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李作南、辛尚奎 (1987) 呼和浩特汉语方言的一些句法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101—110页。
- 林焘、王理嘉 (1992) 《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 (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 刘俐李 (1989) 《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乌鲁木齐。
- 刘伶 (1988) 《敦煌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
- 刘云 (2013) 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中国语文》第3期，170—177页，192页。
- 陆志韦 (1956)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科学出版社，北京。
- 吕叔湘 (1941/1999)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
-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北京。
- 孟庆海 (1991) 《阳曲方言志》，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齐沪扬 (2002) “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34—45页。
- 钱曾怡、罗福腾 (1992) 《潍坊方言志》，潍坊市新闻出版局，潍坊。
- 史冠新 (2006) 《临淄方言语气词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孙锡信 (1999) 《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北京。
- 太田辰夫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重庆。
- 太田辰夫 (1995) 《中国语文论集·语学篇》，汲古书院，东京。
- 王锋 (2016) 《白语语法标注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王力 (1954)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北京。
- 韦学纯 (2016) 《水语语法标注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辛永芬 (2008) 豫北浚县方言的“嘞”，《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139—143页。
- 许宝华、汤珍珠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燕海雄、江荻 (2016) 《藏语甘孜话语法标注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9) 《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
- 张北海 (1981) 《远东国语辞典》，远东图书公司，台北。
- 张美兰 (2003) 《〈祖堂集〉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赵元任 (1968) 《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北京。

郑秋晨（2014）汉语元音对声调感知边界的影响，《心理学报》第9期，1223—1231页。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

Bolinger, Dwight（1986）*Intonation and Its Parts: Melody in Spoken English*,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附录：语料文献目录

蔡友梅（1907/2011）《小韵》，刘一之标点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高静亭（1834）《正音撮要》，粤东卒英斋刊本。

乐嗣炳（1933）《实用国语会话》，大众书局，上海。

六角恒广（1991—1998）《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不二出版，东京。

中田敬义译（1879）《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第一集第一卷；

福岛九成（1880）《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第一集第二卷；

吴启太、郑永邦（1881）《官话指南》，第一集第二卷；

田中正程译（1885）《英清会话独案内》，第一集第二卷；

木野村政德（1894）《日清会话附军用语》，第五集第四卷；

足立忠八郎（1904）《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第六集第一卷；

金岛苔水（1905）《日清会话语言类集》，第六集第二卷；

樱庭岩（1922）《警务支那语会话》，第五集第四卷；

宫胁贤之介（1922）《家庭支那语》，第五集第四卷；

铃江万太郎（1925）《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第十集第三卷；

小野得一郎（1929）《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第五集第三卷；

宫岛大八（1933）《急就篇》，第二集第一卷；

宫岛大八（1935）《罗马字急就篇》，第二集第一卷；

三原增水（1938）《支那惯用语句例解》，第七集第三卷；

木全德太郎（1941）《支那语书取研究》，第六集第三卷；

中泽信三（1942）《宪兵支那语会话》，第五集第四卷；

鱼返善雄（1942）《支那语の発音と記号》，第四集第二卷；

远藤章三郎（1943）《华日教室会话》，第六集第三卷。

莎彝尊（1853）《正音咀华》，尘谈轩刻本。

赵元任（1922）《国语留声片课本》，商务印书馆，上海。

赵元任（1935）《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商务印书馆，上海。

竹越孝（2012）《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翻字·翻译·索引》，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研究所，神戸。

George, Carter Stent（司登得）（1871）*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 Pekinese Dialect*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The Customs Press, Shanghai.
- Hillier, Walter Caine (禧在明) (1907/1913)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华英文义津逮).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London.
- 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 (高本汉) (1918) *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北京话语音读本). Kungl. Boktryckeriet. P. A. Norstedt & Söner, Stockholm.
- Lessing, Ferdinand (莱辛) and Wilhelm Othmer (欧德曼) (1912) *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汉语通释——官话教程). Deutsch-Chin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Tsingtau.
- Mateer, Calvin Wilson (狄考文) (1892/1900)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官话类编).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 Percy, Joseph Bruce and Evangeline Dora Edwards and Conlin .C.Shu (老舍) (1930) *Linguaphone Oriental Language Courses: Chinese* (言语声片, 灵格风东方语言系列教材: 汉语). The Linguaphone Institute, London.
- Wade, Thomas Francis (威妥玛) (1859) *Hsin Ching Lu* (寻津录). China Mail, Hong-kong.
- Wade, Thomas Francis (威妥玛) (1867/1886) *Yü Yen Tzū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语言自述集). Trü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London.

###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unction Words *Ne* (呢) and *Na* (哪) in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CHEN Ying, GUO Rui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unction word *ne* (呢)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phonetic reduction, ni-na-nə, based on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It is observed that 呢<sub>c</sub> (the marker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the exaggeration mood) changed earlier than 呢<sub>q</sub> (the marker of the interrogation and the pause) during ni-na, but the change sequence is reverse during na-nə. The character *na* (哪) recorded the weak na. Variations of early Beijing dialect 呢 maybe found in other dialects.

**Keywords:** Early Beijing Dialect, phonetic reduction, form with secondary strength

（陈颖：610000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scsdcy@163.com；  
郭锐：100871 北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中心/北京大学中文  
系 guoruipku@163.com）